

古欄橋圖

楓橋為江南古鎮其秋時佳也。越建都之邑地也。

大

鐘至

楓溪

級二十

雄視越州橋下有市井可通錢塘徽宗大觀二年時

(元一八年)置楓橋鎮

自海覺寺至三里店分來中西三市孝宗乾道八

年(西一二二七年)析諸暨縣十鄉設義安縣楓橋為縣署所

至元設延祐司領六鄉明清以來皆為浙東重鎮

楓橋鎮人文薈萃名人輩出歷史上楊汝崖王冕

陳老蓮咸生此土境內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均極富

麗尤以蠡隱山(山)為景緻集中處有小天竺元祐塔

東化咸寺滴水岩藏龍洞文昌閣諸勝可供遊覽

楓溪江青山綠水碧波相映風光秀丽清溪以前本

可通航雍正以後航運淤塞江面日窄溪水自五項橋北

流原楓橋一孔秋砂成陸船只不通復有俞姓發起在大

橋下鋪石板平橋後於行人民國三十四年(一九六五年)

當局拆毀大橋廣代古蹟從此被毀滅後人已難覓踪

跡矣夫復何言作圖寄懷以寓鴻雪

008668

楓橋

史志

陳炳榮

編著

楓川陳炳榮題並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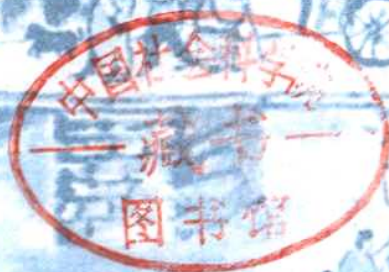


方志出版社



枫桥史志

陈炳荣 编著



方志出版社

枫 桥 史 志

顾 问 张慕槎 汤可达

编 著 陈炳荣

编 审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王文浩 王纪茂 方建明 冯宝灿

阮建林 孙海康 汤其国 陈 勇

陈茂炳 陈茂水 陈仲贤 周云祥

孟大善 赵 坚 俞伯传 俞国林

顾民勇 梁伟光 蒋 婷 魏凤琪

枫桥(区)政区图

图

①图中阮市镇所辖山后、后旺、宜仁、下宣埠、营盘等村在1992年5月以前原系视北乡属枫桥区。

注

②齐东乡于1995年8月改为全堂镇。



古楓橋圖

楓橋為江南古鎮，其地為於越郡之邑地也。大部隋時行軍至管楊素鎮越州，始在楓溪修橋名楓溪。唐貞觀四年（公元六三二年）尉遲敬德重修此橋，橋有二孔，以巨石鑿成，橋上築亭，橋西兩側各有石級二十餘，至亭再修，刻如舊橋。上亭亭橋身宏偉，而大雕視越州橋下有方井，可通錢塘。宋大觀二年時（公元一一三二年）置楓橋鎮。

自海鹽寺至三里店分米中，西三市孝宗乾道八年（公元一一三八年）析諸暨縣十鄉設黃善縣，楓橋為縣署所至，元設延檢司，領六鄉，明清以來皆為浙東重鎮。

楓橋鎮人文發達，名人輩出，歷史上楊汝璜、王先陳、道誠、生此土，統與人文素觀，與自書畫、詩、書、畫、龍尤以畫、藏、山、石、為最，歷代中多有小天竺、元治塔、東北、藏書、清、中、藏、龍、洞、文、昌、閣、諸、社、可、供、游、覽。

楓溪江青山綠水，碧波相映，風景秀麗，清溪以前本可通航，雍正以後，航道漸塞，江南自常、洪、水、自、五、鎮、橋、北、流、居、楓、橋、一、孔、秋、秋、或、陸、船、只、不、通、復、有、俞、姓、及、起、至、大、橋、下、鋪、石、板、平、橋、改、依、行、人、民、間、工、十、四、年（公元一九二四年）當局新設大橋，唐、代、古、蹟、以、此、被、改、流、後、人、已、難、覓、踪、跡、矣、夫、漢、何、言、作、園、寄、紅、以、寓、沈、香。

楓川陳師範題詩并圖
時至一九九六年十月



古楓橋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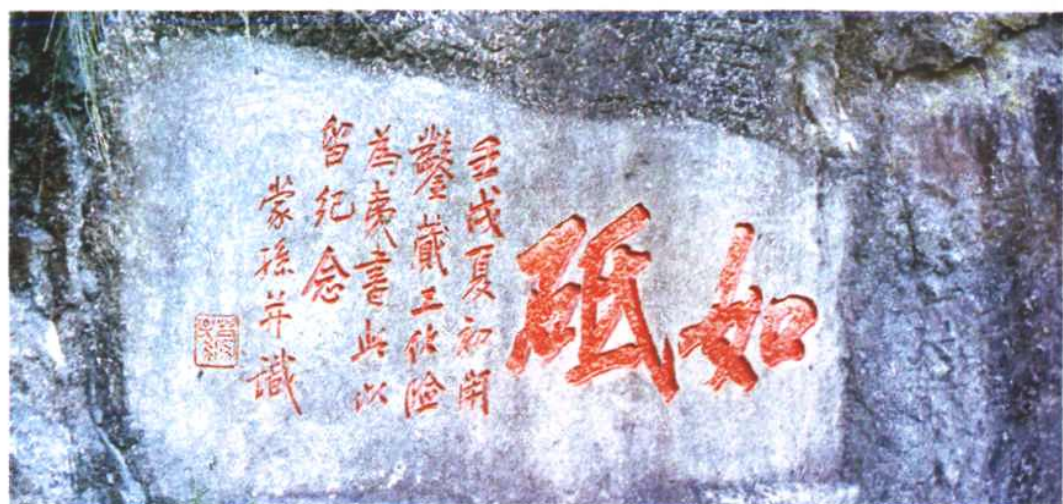
新石器时代石斧、石砵



宋·元祐塔



秦望山鹅鼻峰会稽刻石处



青山头摩岩石刻

元·万卷楼遗址



元·王冕故里





陈洪绶书

陈洪绶画《东坡图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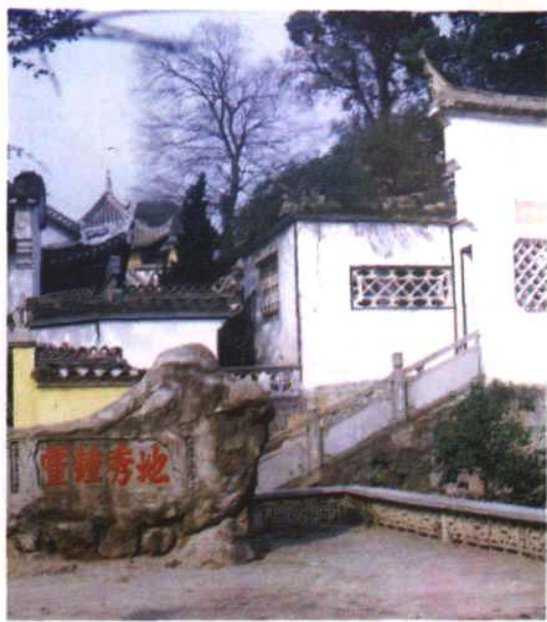


光裕堂及宝纶堂陈洪绶
故居遗址(图为光裕堂)





枫桥大庙



小天竺



香榧树



天竺路街景



枫溪江



绍(兴)大(唐庵)线街景



学勉路街景



枫(镇)北路街景

乌笏山远眺





清·川东兵备道陈迺声像及其墓表



民国元年
北京大学校长
何燮侯



全国水利水电系统
特等劳动模范
梁焕木



中 将
葛焕标

序一

陈炳荣先生修纂《枫桥史志》告成，索序于我。枫桥是我年轻时旧游之地，当时正值抗日战争。整整两年，我在这个名镇附近的花明泉村读完初中并进入高中，其地山川秀丽，人物殷阜，有机会在这里求学，毕生值得回忆，现在又能为陈先生的大著作序，更是不胜荣幸。

地方志修纂在我国渊源悠久，开始盛行于六朝，而方志一名，即为六朝名著《水经注》所首先提出。此书卷二十一《汝水注》：“会上台下列《山川图》，以方志参差，遂令寻其源流。”又卷二十二《渠注》：“因其方志所叙，就记缠络焉。”清陈运溶在《荆州记序》中所谓“郢注精博，集六朝地志之大成。”说明郢书所引六朝方志甚多，著录于《隋书·经籍志》就达 139 种。可借这一时期的方志，现在除《三辅黄图》、《山居记》等极少数几种外，已经亡佚殆尽，只能从其他古籍或类书中见到摘引的片言只语而已，这当然是我国文化上的一种损失。

按现在窥及的六朝地志，可以略知这一时期方志的特色。第一，当时的方志均为个人著作，不像后代的成为官书；第二，志书篇幅多短小精悍，名称以称《记》居多，如《丹阳记》、《扬州记》等等；第三，作者多为知名学者，以《水经注》引及而至今尚存的《山居记》为例，此《记》为刘宋著名文学家谢灵运所撰，此文是体例完整、内容丰富一种韵文形式的地方志（又称《山居志》或《山居赋》），对其所居始宁县的山川形势，田园农事，飞禽走兽，草木花果等，均有详尽记载，全《记》凡 4000 言，在六朝地志之中，不但是一篇佳志，而且

是一篇长志。

我国地方志的官修传统大概始于北宋《图经》，案《玉海》卷十四《开宝修图经》条：“四年正月戊午，命知制诰卢多逊、扈蒙等重修天下图经，其书迄不克成。六月四日辛丑，多逊使江西，求江表诸州图经，以备修书，于是十九州形势尽得之。”《开宝图经》以后未见著录，是否修成，不得而知。但《玉海》同卷《祥符图经》条：“庚辰，真宗因览《西京图经》有所未备，诏诸路州府军以图经校勘，编入古迹，选文学之官纂修校正，补其阙略来上……三年十二月丁巳，书成，凡一千五百六十六卷，目录二卷，（李）宗谔等上之，诏嘉奖，赐器币，命宗谔为序。”此事经过，我在拙作《图经在我国方志史中的重要地位》（《中国地方志》1992年第2期）一文中已述其详。这是现在我们有据可按的官修地方志的嚆矢。从此历南宋、元、明、清、民国以至现代，地方志一直以官修为主，成为一种官书。

官修志书无疑有其特殊的优越条件，官府物力优裕，易于罗致人才，修纂刊印之便，亦非私修可比。但另一方面官修也不无流弊，不少贤牧良守，聘请名流主纂，成就当然不凡。却也有许多地方官敷衍塞责，潦草从事。所以谭其骧先生在其《地方史志不可偏废，旧志资料不可轻信》（《长水集》续编，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）一文中指出：“就我看到过的地方志而论，修得好的是少数，大多数是差的，甚至是很差的。地方史一般是私人著作，作者多少是个学者，总的来说，质量较高。而地方志除了少数几部出于名家手笔外，多数是地方官限于朝廷功令，招集地方上的举人、贡生、秀才等一些乡曲陋儒修成的。这些人大多只会做代圣立言的八股文，根本不懂得著述的体例，不懂得前朝的典章制度，更不会做学问。因此，在他们的作品里往往夹杂着许多错误的记载，甚至是错误百出。有些地方志是每修一次便增加若干错误，越修越差，越修越错。”

私人修志在物力上当然不及官修，但在某些方面，其优越性却

也胜于官修。首先,官修志书属于职责修志,而私修志书则是志趣修志。前者,按上述谭先生的议论,克尽职责者寡而敷衍塞责多。后者,以修纂志书作为个人志趣事业,当然全力以赴。其次,官修志书,主修者为地方官,政事冗繁,不遑顾问其事,志书质量决定于其所遴选的主纂。主纂者为名流学者,志书当然雅驯,主纂者为冬烘腐儒,志书自必不堪卒读。今天我们评价历代方志,官修佳志,如上述谭先生之言,只是少数。其间也有若干私修的,却往往鹤立鸡群,为后世所推崇。如北宋宋敏求《长安志》,《四库提要》称其“精博宏赡,旧都遗事,籍以获传,实非他地志所能及。”又如南宋张昞《宝庆会稽续志》,清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卷十四云:“其提刑提笔,进士题名,皆前志所未有,而人物一门亦多补前志缺漏,吴越钱氏尝称越州为会稽府,前志不载而独见于此书,可见其留心掌故矣。”

自从 80 年代初期以来,我国的修志传统在经过数十年中断以后又开始掀起高潮,其规模之大,成果之多,亦为历代所未有。而志书质量,也有较大提高,成绩卓著,众所共见。但我们也应该看到,历来官修之弊,在某些地区,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。主要的是:第一,公费办事,消耗巨大,有的市县修志机构臃肿,人员冗杂,但学识渊博、经验丰富者不多。而在修纂过程中,审稿会反复举行,收效并不很大;志书出版时,又往往举行首发式,为造声势,不惜破费。第二,专家参与修志者甚少,这是志书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。正如周乃复在《中外地方志比较研究的肇始之作——读陈桥驿先生〈中日两国地方志的比较研究〉》(《中国地方志》1993 年第 4 期)一文中指出的:“我国这一届修志队伍的结构是不够理想的,至少在县市一级专家主持或参与编志的极少,连应邀参加评议的也凤毛麟角,实应引起领导部门的警觉,采取措施加以改进。”我在拙作《名山佳志》(《浙江方志》1996 年第 2 期)一文也提及:“在这次修志的初期,不少修纂者,完全不懂得地质学及自然地理学为何物?”



而随心所欲把这两门研究对象完全不同的科学,并在《自然地理》卷篇之下。他们更不懂得什么是‘二名法’,用李自珍撰《本草纲目》的体例和材料对付新修志书的植物卷篇,以致被熟悉中国方志的外国汉学家对比民国《鄞县通志》的成就,提出‘倒退了半个世纪’的批评。”像这样一类的志书,徒然浪费大量人力物力,既无学术意义,也无实用价值,首发式以后,实际一切完结。

现在,陈炳荣先生的《枫桥史志》以其严谨的体例和丰富的内容,又一次雄辩地说明,修志当然以官修为主,但私修也值得提倡。陈志共分 18 篇,举凡枫桥的自然与人文,已经包罗无遗。而结构之缜密合理,资料之详尽完备,叙事之纤悉曲尽,文字之工整洗炼,诸如此等,都无愧于作为一部现代乡镇史志的楷模。欣然作序,希望这一部佳志的早日问世。

陈桥驿

1996 年 6 月于杭州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

作者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、杭州大学教授。

序二

枫桥,山川秀丽,人文荟萃,古迹众多,是一个有相当知名度的古镇,今日成志,更使人地增辉,值得庆贺。

盛世修志。80年代以来,省、市、县以及各类志书相继问世,蔚为大观;各地修史工作也蓬勃开展,成果累累。史和志同出一源,关系密切,虽有区别,却可融合,更可优势互补。《枫桥史志》定名为“史志”,亦史亦志这是一种可贵的尝试。全书设有“大事记”、“历史轨迹”、“地名由来、行政建置和区划”的演变等,纵述历史,明古详今;又横排门类,剖视全镇的方方面面,涉及许多门类,众多方面,便于人们既宏观又微观地、既历史又现实地认识了解枫桥的全镇和古今。

以一镇而言,虽然地域不广,范围不大,却“五脏俱全”。一部志书不可能也不必要事无巨细,面面俱到。只能不缺要项,显示重点,体现特色,详特略同。《枫桥史志》详记当地的基本地情,仅山就记有41座之多,光桥就有21座之多;详记聚落名称、姓氏、人口,反映了枫桥作为古镇的历史渊源和重要方面;同时,详记当地耕读传家,源远流长,引人瞩目的教育事业和出类拔萃的各类人物;枫桥的名胜、遗址、古迹等均一一入志,显示了枫桥这方热土深厚的文化底蕴。同时,全书对当代经济的发展,新兴工业及企业的涌现,以及日新月异的城镇建设等都作了如实的记录。全书史料翔实,设计合理,特色显明,文字朴实,而且具有相当的可读性。

编修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方志,没有领导支持是难以毕功的。作为省、市、县三级修志来说,是党和政府布置的任务,应该如期完

9

成。可是作为镇志的编修,上级并无明文规定,需要从各镇的实际情况出发,根据人力和物力,需要和可能,见机行事。枫桥镇的几届党政领导,从枫桥古镇、名镇的实际出发,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,重视文化建设,毅然支持陈炳荣老先生编撰、出版《枫桥史志》,这是高瞻远瞩的明智之举,是值得推广的。

十余年的修志实践证明,省、市、县三级志书,只能是党委领导、政府主持,专家参与,并依靠广大修志人员共同完成。修乡镇志则有所不同,可以由个人或少数人修纂而成。可是,乡镇志的修纂者必须是编史修志的热心人、铁心人,具有相当的学识,并执着追求,长年累月,坚持不懈。陈炳荣先生有厚实的史学功底,酷爱枫桥这方土地,长期收集资料,认真订正许多史实,又不断求索,精益求精,终于辛劳成书。这部书凝聚着陈老先生的多年心血,既是全镇的,又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。陈老先生在与我交谈中,史识横溢,对枫桥地情了如指掌,他那种好学不倦,不断探索的精神令人感动,使人敬佩。

枫桥曾经是省里的一个著名的“运动重点”。30多年前我曾多次去过那里,“扎根串连,访贫问苦”,花了数年时间,忙忙碌碌,自以为已掌握了不少情况,其实,知之不多,而且知之甚偏,今日读了《枫桥史志》,对昔日的枫桥有一个比较客观、完整、清晰的认识,也算是补上了迟到的一课。

在本届修志中,个人修志尚属少见。《枫桥史志》的出版,开创了修志的又一条道路,真是条条道路可修志。相信只要铁心修志,放开手脚,坚持不懈,方志事业一定会更加兴旺发达起来。

魏 桥

1998年10月于杭州

作者为著名方志学家、中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、浙江省地方志学会会长、编审。